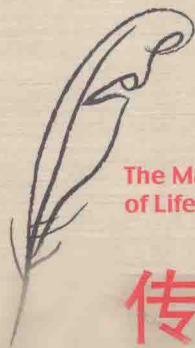




上海交通大学
现代传记文库



陈进 主编

The Management and Construction
of Life-Writing Resources

传记资源组织 与建设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陈进 主编

The Management and Construction
of Life-Writing Resources

传记资源组织 与建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传记资源组织与建设 / 陈进 主编. —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4

ISBN 978 - 7 - 5495 - 6202 - 2

I. ①传… II. ①陈… III. ①传记-编写-研究
IV. ①K81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91170 号

出品人: 刘广汉
策划: 魏 东
责任编辑: 魏 东
装帧设计: 孙豫苏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 021 - 31260822 - 882/883

北京东君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三间房工业区 邮政编码: 102600)

开本: 690mm × 960mm 1/16

印张: 18 字数: 200 千字

2015 年 4 月第 1 版 201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4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单位联系调换。

主 编	陈 进					
副 主 编	李 芳	张 洁				
编著人员	李 芳	张 洁	王 昕			
	孙 翌	彭 佳	杨 眉			
	张 迪	朱 斌				

序

杨正润

我常常为自己的学术生涯感到庆幸：我选择了传记，这是一个如此辽阔的领域，可以让我自由地驰骋；我在南京大学结束了传记的研究和教学以后，又有机会来到另一所著名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继续我的事业。我同样感到庆幸的是，在交大，许多当年的学生，虽然分散在四面八方，仍然愿意参加我的项目，同我一道工作；而且在这里我也幸运地遇到了陈进教授和他领导的交大图书馆的一批精英，成为我新的合作伙伴。

我来上海交大是为了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境外中国现代人物传记资料整理与研究”。在世界范围内，传记研究正成为新的学术热点，逐步从分散转向系统，从表象进入深层，传记的范畴日益明确，概念更加科学，视角更加多样。里翁·艾德尔(Leon Edel)等西方传记家早就主张把传记确定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建立一门“传记学”(Poetics of Biography)，他们的倡议越来越显示出其必要和可能。任何系统的学术研究，首先需要资料的收集和学科史的清理，传记当然不会例外。哈佛大学的一批专家，早在 20 世纪

50年代,就开始做中国古代人物传记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工作,我们这个项目是继他们之后,关于中国传记研究和现代史研究的又一项基础性工程,我们的任务是收集从1898年迄今世界各地中国人的传记资料,并且建立一个多语种全文数据库。

陈进馆长领导了这一项目的第十子课题。其余九个子课题是以国家或地区划分的,分别对美国及中美、英国及英联邦、法国及西欧南欧、德国及北欧、俄苏及东欧、日本及东北亚、新加坡及东南亚、中国台湾地区及南美、中国港澳地区及南亚的传记资料进行收集和研究,而全部资料的管理、数字化加工和数据库录入等工作,则统一由第十子课题负责。他们做的主要是一些技术性工作,繁琐而容易出差错。但这也是让我们最放心的一个子课题,他们总是最早完成项目所规定的各项任务,对其他同仁所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也总是及时作出响应。在欧美享有盛誉的自传理论家、法兰西大学学院菲力浦·勒热纳(Philippe Lejeune)教授,对我们的工作表示了极大的兴趣,认为这是一个宏伟的计划,他也十分羡慕我们的团队合作精神和强大的技术支持力量,这在法国是不可想象的事,他欣然同意担任我们的学术委员。应当说,正是第十子课题同仁的加盟,他们的专业知识和能力,弥补了其余九个子课题人文学者的不足,我们才形成了一个如勒热纳所说的那样强有力的工作群体。

如果说他们的敬业精神和工作效率,使我和许多同仁感到欣慰和敬佩,那么,当陈进教授和李芳教授拿出这部《传记资源组织与建设》,我就感到了惊喜:短短一年多的工夫,他们写出这样一部有分量的著作!他们把自己子课题的任务,升华到理论的层面,把传记学、信息学、知识学等多学科的理论以及电脑技术融合起来,对传记资源的收集、整理、组织、数字化加工和数据库建设,进行了完整的论述。这不仅是对子课题工作的总结,也是国内第一

部从信息学的角度研究传记资源的著作,提供了具有普适性的工作规范。甚至可以说,本书中的传记资源的知识组织理论 and 建设体系,尽管可能还不完美,但在世界范围内还是第一次出现,它填补了传记研究中的一个空白。

在本书即将付梓的时候,我向本书的陈进教授、李芳和张洁老师以及所有参编同仁表示祝贺,对他们的贡献表示感谢,也对他们的学术热情、开拓精神和辛勤劳作表示敬意!我相信,在交大美丽的校园里,我们愉快的合作会继续下去,我也期待着更丰硕的成果。

2013 年 12 月于黄浦江畔

目 录

第一章 概 述

一、引言	1
二、传记与传记资源组织	6
三、传记资源组织方法	11

第二章 传记资源的收集

一、传记资源的类型	21
二、传记资源的分布	24
三、传记资源检索工具	32

第三章 传记资源的整理

一、整理原则	44
二、传主名单的整理	48
三、传记资料的整理	52

第四章 传记资源的组织

一、MARC 视角下的传记资源信息组织	74
二、DC 视角下的传记资源信息组织	84
三、分类标引视角下的传记资源知识组织	113
四、主题标引视角下的传记资源知识组织	115
五、主题图视角下的传记资源知识组织	120
六、传记资源的信息组织示例	122

第五章 传记资源数字化

一、传记资源数字化原则	154
二、传记资源数字化规范	158
三、数字化流程管理体系	178
四、传记资源版权管理	186
五、案例	202

第六章 传记资源数据库建设

一、数据库建设原则	215
二、数据库页面设计	218
三、数据库功能设计	226
四、数据库建设安全	257

参考文献/265

编著人员介绍/272

第一章 概述

一、引言

(一) 问题的提出

传记,无论是作品的数量、范围,还是对读者的影响,都是文学和文化范畴中最重要的文类之一。目前,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对传记进行深入而全面的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数据库”^①的检索结果显示,2003年传记研究首次出现在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之中,2006年至2008年间共有五个传记研究课题获得立项,2010年至2011年更是有两项重大课题获得立项,传记研究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同时,关于传记的研究论著也在成倍增长,我国每年出版的长篇传记达到10 000种左右,远远超过长篇小说的1 200种。传记研究

^①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数据库》, <http://gp.people.com.cn/yangshuo/skygb/sk/index.php/Index/seach>。

在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占据着核心的位置,这已经是国内外学术界的共识,通过传记来微观洞悉特定历史阶段的人物、文化、历史与科技发展,是一种重要的研究途径,“加强对传记的研究,建立一个比较完整的现代传记理论体系,是当前的一项迫切任务”。^①

在信息技术和网络资源飞速发展的今天,传记资源的组织与建设,其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就是对数字资源的有效组织、揭示和描述,有了这项工作,用户才能够快速有效、准确全面地发现自己所需的信息,从而更科学、更高效地开展研究。从这个角度来讲,提出传记资源的组织及其方法研究这个话题,为传记研究提供理论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然而与传记研究本身相比,传记资源组织并没有得到图书馆领域的更多关注,没有建立与研究者需求相适应的传记资源组织体系,这就造成了大量传记资源无法得到充分有效的利用。从图书馆领域已有的传记资源研究来看^②,相关的文献主要侧重在传记资源的馆藏建设、传记类数据库介绍等方面,很少有人从传记资源组织的角度来思考和研究。

究其原因,国内外信息资源组织的研究视角,主要是文献特征和类型。国外描述元数据依据作品或文献类型,可以粗略地分为以下几种:文献资料、藏品、教育资源、网络资源、音视频资料及其他。依照上述分类,涉及的元数据标准主要有元数据对象描述计划(Metadata Object Description Schema, MODS)、艺术作品描述类目(Categories for the Description of Works of Art, CDWA)、视觉资源协会核心类目(Visual Resources Association Core Categories, VRAcore)、元数据编码与传输标准(Metadata

① 杨正润:《现代传记学》,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页。

② 张久珍:《国外参考资源检索与利用》,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郭依群:《网络环境下传记工具书的馆藏建设》,《图书馆建设》2001年第6期;于翠艳、傅德华、李春博:《关于20世纪中国人物传记资料全文数据库的进展与困惑》,《中国索引》2012年第1期。

Encoding and Transmission Standard, METS)、主题信息服务的资源组织和发现 (Resources Organization and Discovery in Subject-based Service, ROADS)、开放信息系统参考模型 (Reference Model for an Open Archive Information System, OAIS), 以及最具影响的跨领域元数据都柏林核心元素集 (Dublin Core, DC) 等。在国外元数据理论与应用的影响下, 国内的信息情报机构逐渐探索出台了一些中文描述元数据方案。2002 年 10 月我国启动的“中国数字图书馆标准与规范建设”项目 (Chinese Digital Library Standards, 简称 CDLS)^①, 选取不同类型的资源对象以及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文献资料类型, 制订了十一种专门元数据规范, 并在多个国家建设项目中得到应用, 逐步成为事实标准。《中文元数据概论与实例》^②一书将十一种专门元数据规范归为五大文献类型, 即古文献系列 (古籍、舆图、家谱、拓片、地方志)、论文系列 (学位论文、期刊论文、会议论文)、图书系列 (电子图书)、视音频资料系列、网络资源。传记作为一种文学体裁, 集合了多种文献类型, 具有多样的属性特征, 不专属于某一类专门文献, 并不会纳入专门元数据研究领域。

另外, 从传记资源的分类角度来看, 国内使用最为广泛、最具权威性的《中国图书馆分类法》(Chinese Library Classification, CLC)^③, 将传记研究、传记有关的索引词典和各国人物传记统统归入 K81 类 (K 类为历史、地理)。可以看出图书馆分类视角下传记资源的定位: 一为历史文化范畴, 二为参考工具范畴, 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传记资源定位的狭窄。作为参考工具的传记资源, 只是单一的人物索引和词典, 如果不利用知识组织的技术和方法来

① 《中国数字图书馆标准规范建设》, <http://cdls.nstl.gov.cn/cdls2/w3c/>。

② 肖珑、赵亮:《中文元数据概论与实例》, 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7 年。

③ 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编辑委员会:《中国图书馆分类法》, 北京: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0 年, 第 229—230 页。

建立传记资源的联想关系,将资源组织成一个相互联系的体系,各种形式和形态的大量传记资源就无法得到有效组织与揭示,研究者就无法快速有效、准确全面地检索所需的信息。

综上所述,在数字图书馆理论发展渐趋成熟的阶段,针对传记文献的特点、传记形式的不断拓展,专门提出并针对传记数字资源的组织进行研究,其研究价值无论是对传记研究领域,还是对图书馆知识组织领域,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 研究的意义

1. 传记文类的特殊性在资源组织领域值得研究

20 世纪以来,现代传记学研究的范畴在不断扩大,除了自传和他传等各种传统的形式之外,还有书信、日记、游记、回忆录、人物报道、口述历史、访谈等私人文献形式;此外,传记的各种试验形态和扩展形态,如图像传记、影视传记等也在发展之中。它们同传统的传记相比有共同和相通之处,但也有新的特点,原有的界限被打破,并向相关领域发展,这一方面扩大了传记的研究范围,另一方面对传记的知识组织内容和形式也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传记这一特殊文类更值得资源组织领域的关注和研究。

2. 传记学研究的深入呼唤传记资源组织的新突破

随着传记学研究的深入,传记资料涉及的文献类型更加多样化,不可能用一种元数据标准涵盖多种对象。如传记活动中存在多种主体,包括书写主体和文本主体,与这些主体信息和特征相关的内容,如出生地、职业、职别、种族等,应成为重要的知识组织内容。传记所涉及的文献类型和载体形态更加丰富,资源描述的范围更大更广,元素的编码体系也更复杂。因此,

随着传记学研究领域的拓展和网络技术、数据库的发展,传记资源的知识组织体系建设需要有所创新和突破。

3. 传记资源组织有助于完整展现资源的历史性和文学价值

传记立足于历史,但同文学有着必然联系,因为传记以人为中心,叙述传主生平,这是传记最基本的要求,对层次更高一些的传记来说,还要写出传主丰富的个性,真切地描述其形象,甚至写出其感情和心理世界,这样传记就同文学有了共同的目标,因此传记具有历史学和文学的双重特性。它或以文字,或以图片,或以多媒体为媒介,却始终以人物为中心,因此传记元数据的设计和组织,和一般资源的元数据设计有所不同,将考虑实现两个层面的描述:一层是人物,一层是文献。通过元数据资源和组织,既可以反映传主生活的历史背景,传主同外部世界的关系,其主要活动及原因和结果,也可以展示各种传记人物之间的关联,将资源的历史性和文学价值完整展现。

(三) 研究的特点

1. 传记资源的组织方法研究是跨学科、跨领域的研究

20 世纪以来,现代学术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打破学科界限,互相渗透、互相影响,传记学应当顺应这一潮流,借鉴其他学科发展的成果,丰富和扩展传记研究的内容,开辟比较传记学等新的学术领域。传记资源的组织和建设的研究更应如此,在信息组织和知识组织理论的基础上,充分融合和吸收新兴技术,结合传记学发展的特点,设计智能化的知识索引方式,编制传记资源的组织体系和元数据规范,为传记研究提供有序的知识组织方法。

2. 传记资源的组织方法充分结合传记的特点和发展方向

检索类传记资料的编排方式充分结合了传记的资源特点和发展方向。名录是传记辞典的早期代表,如英国 17 世纪的《牛津名人录》,是 1500-1690 年间在牛津大学毕业的作家和主教的名录,按照时间或者字顺编排人物;到了 19 世纪末期,出现了现代传记辞典,传记辞典的形式越来越多种多样,编排更加科学、合理,使用更加方便;而随着网络信息的出现,传记研究的不断深入,利用逐渐成熟的元数据理论开展对传记资源的组织和研究,开发和建设传记类数据库各种丰富的索引和全文检索功能,使数字图书馆的服务平台成为用户检索和利用传记资源信息的重要环节和重要参考工具。

综上所述,从资源组织的专业角度,了解传记的本质和传记的各种形式,研究传记资源的组织和分类原则,设计传记资源的元数据和元数据规范,从分类法、主题法和主题图技术来构建传记资源组织的关联关系,建立较完整的传记资源知识组织理论和建设体系,应是跨学科领域中一个不可或缺的一环。在开展这些研究之前,首先需要从传记学的角度厘清传记资源涉及哪些文类,包含哪些形式,这就牵涉到传记的本质,因此,科学地界定传记的本质和内涵成为本书的第一个关键问题。

二、传记与传记资源组织

(一) 传记

在汉语中,传记是一种明确的文体文章概念。从文体文章的角度来看,传记就是指反映或记述人物事迹的作品,凡包含人物生平和经历的文献,都

可归于传记文类,所以,“传记”是一种文类的全称,是一个集体名词。《辞海》^①释义,“传记,或单称‘传’,记载人物事迹的作品。大体分为两类:一属史学范畴,即史传,崇尚严谨、征信;一属文学范围,即传记文学,以史实为基础而有合理的虚构与想象。两类常有一定程度的交叉”。回溯《四库全书总目》,其“史部”有“传记类”,“传记者,总名也。类而别之,则叙一人之始末者,为传之属;叙一事之始末者,为记之属”^②,简单地说,即“传”和“记”是分开的,“传”写人,“记”写事。考虑到古代汉语的单音节词到现代汉语的双音节词过渡的普遍情况,现代汉语中的“传记”一词显然完全同义于古代汉语中的“传”。

梁启超是中国近现代学术界中第一位对传记给予极大重视的学者,他也写作了大量传记作品,这些作品除个别例外,基本都以“传”为名。在说到中国传记作品时,梁启超有时用“人的专史”的说法,但基本上是依据中国历史学传统,采用“传”字,不过,在总称传记作品,特别是涉及外国作品时,梁启超也常用“传记”一词。^③ 梁启超之后,现代汉语中“传记”一词的用法逐步规范。

在传记研究领域,“传记”这一在历史发展中逐步形成的概念,存在较多争议,对其内涵人们并没有达成一致的认识,其中长期争议并延续至今的一个问题是传记属于历史学还是文学。如今,传记同时具有文学和历史学的双重属性,已是一种普遍的共识,随着学术界对传记认识的深化,越来越多的文学家加入传记写作的队伍,他们把种种文学的方法和理论引入传记,传记的文学特征越来越鲜明。

此外,国内传记研究领域有一个惯例,“传记”一词根据语境具有广义和

① 辞海编撰委员会:《辞海》(第六版彩图本),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第3039页。

② 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史部十四》,卷五八。

③ 杨正润:《现代传记学》,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页。